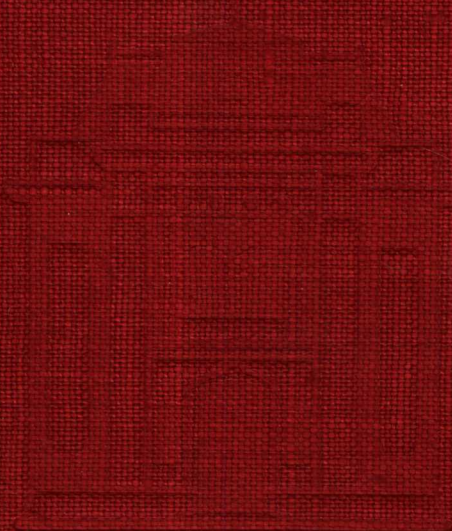


清华大学建筑学术丛书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
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

1946 — 1996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清华大学建筑学术丛书

(1946—1996)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 成立50周年纪念文集

赵炳时 陈衍庆 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5 号

本书精选了曾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任教或学习的校友所撰写的纪念性文章。全书 40 余篇文章,是建系 50 年中各阶段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纪录,以及个人难忘经历的回忆,内容丰富,文笔生动,同时刊载多帧照片和题字,颇具收藏价值。附录收集了自 1946 年至今的历年聘任教职工名单、历年本科生及研究生等名单,以及建系 50 年的大事记。

读者对象:建筑工作者、建筑院校师生。

清华大学建筑学术丛书

(1946 - 1996)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成立 50 周年纪念文集

赵炳时 陈衍庆 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北京阜外南礼士路)

开本:880×1230 毫米 1/16 印张:14 1/4 字数:390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一版 199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100 册 定价:49.00 元

ISBN 7-112-02861-2

TU·2181(797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目 录

第一部分:纪念文章

3	梁思成致梅贻琦的信	1915 级梁思成
5	缅怀思成兄	1915 级陈 植
8	在清华建筑学院的五十春秋	教 1946 吴良镛
16	忆中国营造学社与清华大学营建系	教 1946 罗哲文
21	缅怀梁、林二师	教 1947 汪国瑜
25	国徽诞生记	
	——献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创建 50 周年	教 1947 朱畅中
34	怀念梁先生	教 1947 胡允敬
35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系庆 50 周年有感	1946 级朱自煊
37	门下情结与门外徘徊	1946 级钟 涵
41	清华大学建筑系初期教学的若干回顾	教 1949 郑孝燮
45	喜在华荫下 情结日益深	教 1950 侯仁之
49	事业、胸怀和激情	1947 级周干峙
51	一代宗师的光和热	1947 级李道增
53	对梁思成老师的追忆	1948 级林志群
55	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1948 级关肇邨
61	30 年后的回顾	1949 级高亦兰
65	最难忘的四个小时	
	——记两次向周总理汇报国庆工程设计	1950 级赵炳时
68	难忘的教诲 永恒的怀念	1950 级徐伯安
70	两次启蒙	
	——系庆 50 周年忆梁思成先生	1952 级侯幼彬

72 回顾和展望	1953 级胡绍学
73 难忘的航程	
——向李鹏总理汇报三峡大坝坝区规划	1953 级郑光中
76 唐风建筑家张锦秋(1954 级)	卜云彤
79 我们有多少话要向清华园诉说	
——建〇毕业 30 周年记盛	1954 级肖 林
82 幸福的时刻	1954 级李笑美
84 征途漫笔	1955 级萧昌杰
88 辛苦市长 风范永存	
——上海校友洒泪痛悼倪天增	仇国平
90 寻找学友们的足迹	1956 级陈衍庆执笔
94 来自黄浦江畔的问候	1956 级凌本立等 13 人
96 建 3 班(1957—1963)毕业 30 周年漫记	1957 级张光华
100 我在大学的时候	1958 级玉珮珩
104 清华大学在我心中	1958 级李慧芬
106 甘当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道的铺路石	1958 级冯利芳
109 学做清华人	1958 级窦以德
110 抚今追昔学子情	1959 级叶如棠
112 清风华夏 建树五洲	1959 级马国馨
115 板上春秋	1960 级曹群英
117 利比亚古镇测绘	1978 级吕 舟
119 我在学生科	教 1984 侯金会
122 梅花香自苦寒来	
——记建筑学院学生组	1984 级邓卫、1988 级梁伟

125	我爱清华	1985 级(尼泊尔)希丽斯
126	回眸撒哈拉	
	——对格达梅斯测绘生活的一些追忆	1989 级方 可
128	清华印象	1990 级王 鑫
130	青春·舞蹈和我	1990 级吴 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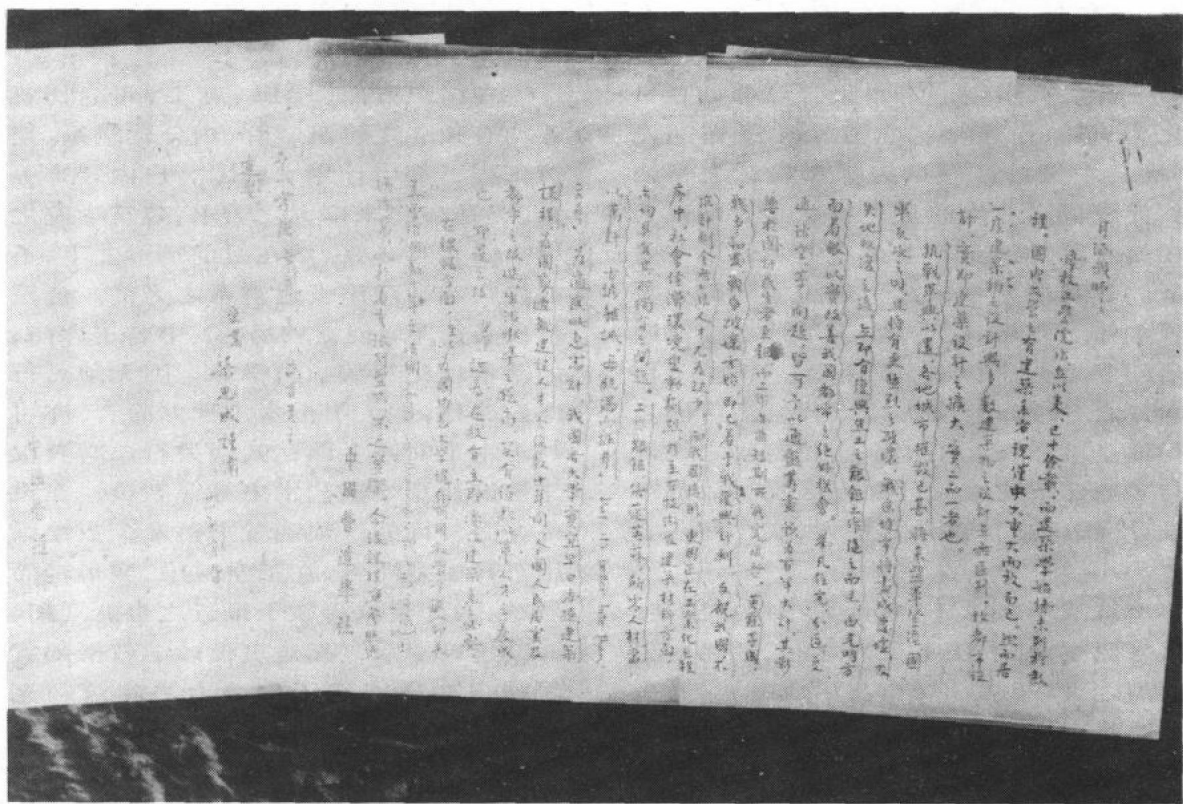
第二部分:我院今昔

135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1946~1996 年大事记	
146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简介	院长胡绍学
149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机构简图	
150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荣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校友名单和简介	
158	梁思成传略	1949 级楼庆西
164	吴良镛传略	1950 级赵炳时
170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1946~1996 年教职工名单	
178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外籍名誉教授和客座教授名单	
179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1946~1996 年本科(大专)生、研究生及外国留学生名单	
196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设计提高班学员名单	

第一部分：纪念文章

梁思成致梅贻琦^①的信^②

梁思成



梁思成致梅贻琦信的影印件(林洙提供)

月涵我师：

母校工学院成立以来，已十余载，而建筑学始终未列于教程。国内大学之有建筑系者，现仅中大、重大两校而已。然而居室为人类生活中最基本需要之一，其创始与人类文化同古远，无论在何环境之下，人类不可无居室。居室与民生

息息相关，小之影响个人身心之健康，大之关系作业之效率，社会之安宁与安全。数千年来，人类生活程度随文化之进展而逐渐提高，营造技术亦随之演变。最近十年间，欧美生活方式又臻更高度之专门化、组织化、机械化。今后之居室将成为一种居住用之机械，整个城市将成为一个有组织之Working mechanism，此将来营建方面不可避免之趋向也。我国虽为落后国家，一般人民生活方式虽尚在中古阶段，然而战后之迅速工业化，殆为必由之径，生活程度随之提高，亦为必

梁思成 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建人，清华校友(1915级)。1945年来校任教

① 梅贻琦原清华大学校长

② 此信写于1945年3月9日

然之结果,不可不预为准备,以适应此新时代之需要也。

然而我国社会,虽所谓智识阶级,对于居室之重要性且素乏认识,甚至不知建筑与土木工程之别者。殊不知建筑与土木工程虽均以相类似之物料为其工作 medium,但其所解决问题之本身则相去甚远。建筑所解决者为居住者生活方式所发生之问题,自个人私生活之习惯,家庭之组织,以至团体或机关组织办事之方式,以至一工厂生产之程序,皆需要不同之建筑布署,以适应各个不同之用途。而土木工程所解决者,则较为间接,如公路、铁路、水利等等问题是也。

抑近代生活方式所影响者非仅一个,或数个一组之建筑物而已,由万千个建筑物合组而成之近代都市已成为一个有机性之大组织。都市设计已非如昔日之为开辟街道问题或清除贫民窟问题(社会主义之苏联认为都市设计之目的在促成最高之生产量;英美学者则以为在使市民得到身心上最高度之愉悦与安适。)其目的乃在求此大组织中每部分每项工作之各得其所,实为一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之全盘合理布署,而都市中一切建置之合理布署实为使近代生活可能之物体基础。在原则上一座建筑物之设计与多数建筑物之设计并无区别。故都市设计,实即建筑设计之扩大,实二而一者也。

抗战军兴以还,各地城市摧毁已甚,将来盟军登陆,国军反攻之时,且将有更猛烈之破坏,战区城市将尽成废墟,及失地收复之后,立即有复兴焦土之艰巨工作随之而至;由光明方面着眼,此实改善我国都市之绝好机会。举凡住宅、分区、交通、防空等等问题,皆可予以通盘筹画,预为百年大计,其影响于国计民生者巨,而工作亦非短期所能完成者。英苏等国,战争初发,战争破坏方始,即已着手战后复兴计划。反观我国,不惟计划全无,且人才尤为缺少。而我国情形,更因正在工业化之程序中,社会经济环境变动剧烈,乃至在技术及建筑材料方面,亦均具有其所独有之问题。工作艰巨,倍蓰英苏,所需人才,当以万计。古谚虽诫“毋临渴而掘井”,but it's better late than never. 为适应此急需计,我国各大学实宜早日添授建筑课程,为国家造就建设人才,

今后数十年间,全国人民居室及都市之改进,生活水准之提高,实有待于此辈人才之养成也。即是之故,受业认为母校有立即添设建筑系之必要。

在课程方面,生以为国内数大学现在所用教学方法(即英美曾沿用数十年之法国 Ecole des Beaux-Arts 式之教学法)颇嫌陈旧,遇于着重派型式,不近实际。今后课程宜参照德国 Prof. Walter Gropius 所创之 Bauhaus 方法,着重于实际方面,以工程地为实习场,设计与实施并重,以养成富有创造力之实用人才。德国自纳粹专政以还, Gropius 教授即避居美国,任教于哈佛,哈佛建筑学院课程,即按 G·教授 Bauhaus 方法改编者,为现代美国建筑学教育之最前进者,良足供我借鉴。

在组织方面,哈佛、麻工、哥伦比亚等均有独立之建筑学院,内分建筑系、建筑工程、都市计划、庭园、户内装饰等系。为适应将来广大之需求,建筑学院之设立固有其必要。然在目前情形之下,不如先在工学院添设建筑系之为妥。建筑系设备简单,创立较易,其中若干课门,如基本理化及数学力学等,因无须另行添设课程,即关于土木工程方面者,亦可与土木系共同上课;其须另行添聘者仅建筑设计及绘塑艺术史等课教员;在设备方面,目前仅须购置书籍及少数绘画用石膏模型即可,在工学院中,实最轻而易举。为此建议母校于最近之可能期间,筹设建筑学系,其建筑设计学教授则宜延聘现在执业富于创造力之建筑师充任,以期校中课程与实际建筑情形经常保持接触。一俟战事结束,即宜酌量情形,成立建筑学院,逐渐分添建筑工程、都市计划、庭园计划、户内装饰等系。营国筑室,古代尚设专官;使民安居,然后可以乐业,为解决将来之营国筑室问题计,专门建筑人材之养成实目前亟须注意之一大问题。此项责任,我母校实应挺出负担,责无旁贷。受业忝受校恩,爱护母校,今既有感于中,敢不冒昧直陈,敬乞

予以考虑,幸甚!幸甚!肅敬請
道安。

受业

梁思成謹肅

卅四年三月九日

缅怀思成兄^①

陈 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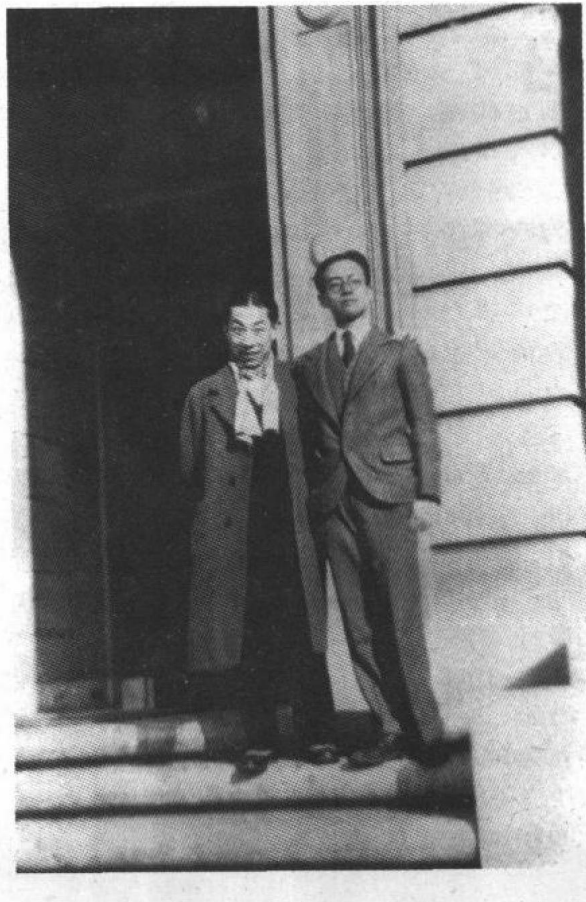
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毅力惊人，贡献杰出。这是我对思成兄一生的概括。在他诞生 85 周年之际^②，回忆与他同窗、共事，以后书信频繁的 50 余年漫长岁月，使我感慨丛生，他那乐志的胸怀，敏捷的思路，热情的谈吐，爽朗的笑声，至今未能忘怀。

思成兄肖牛，长我一岁。我曾告他：你牛劲十足，可以冲锋陷阵；我生于午刻，虎正酣睡，威力尽失。思成兄终于冲锋陷阵，驰名于国内外建筑界。1915 年我与他同入清华学校，因梁任公丈与我父亲、我叔友谊颇深，我与他亦即一见如故，在当时中等科（清华学校分中等科、高等科，学制各四年）同班级又同寝室。他性格爽直，精力充沛，风趣幽默，与我意气相投，成为知己。

在清华的八年中，思成兄显示出多方面的才能，善于钢笔画，构思简洁，用笔或劲练或潇洒，曾在 1922～1923 年清华年报任美术编辑；酷爱音乐，与其弟思永及黄自等四五人向张蕙贞女士（何林一夫人）学钢琴，他还向菲律宾人范鲁索（Veloso）学小提琴。在课余孜孜不倦地学奏两种乐器是相当艰苦的，他则引以为乐。约在 1918 年，清华成立管乐队，由荷兰人海门斯（Hymens）任指挥，1919 年思成兄任队长。他吹第一小号，亦擅长

短笛。当时北京学校中设乐队的，清华是首屈一指。记忆所及，在乐队演奏的有吴去非、应尚能、黄自、汤佩松、梁思永、谢启泰（即章汉夫）、张锐、周自安、梁思忠等 30 人左右，我亦曾滥竽其间。此外，思成兄还与同班的吴文藻、徐宗谏共四人将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建筑是无声的音乐，两者气息相通，有主调，有韵律，有节奏，有起伏。思成兄在音乐方面的修养，绘画方面的基础，可能促使他在 1923 年清华毕业之前选择



梁思成（右）1926 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时与陈植先生合影

陈植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建委顾问，上海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顾问，清华校友（1915 级）

① 本文原载《梁思成先生诞辰 85 周年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 年

② 即 1986 年

建筑作为专业。当时，清华 1918 级的朱彬，1919 级的赵深，1921 级的杨廷宝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专攻建筑，朱彬即将返国。经思成兄的鼓励，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同往费城就学。不幸的是当年春他遭车祸腿部骨折，推迟一年出国。1924 年他与已订婚的徽因姊（徽因实际上少我两岁）同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思成习建筑，徽因入美术系，选修建筑课程。毕业时他俩分别获建筑硕士、美术学士学位。

在宾大，担任思成兄与我的建筑设计导师斯敦凡尔特教授曾获巴黎奖在巴黎美术学院深造。思成兄就学期间全神以赴，好学不倦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我们常在交图前夕彻宵绘图或渲染，他是精益求精，我则在弥补因经常欣赏歌剧和交响乐而失去的时间。在当时“现代古典”之风盛行的影响下，思成兄在建筑设计方面鲜落窠臼，成绩斐然，几次评为一级。他的设计构图简洁，朴实无华，但亦曾尝试将建筑与雕塑相结合，以巨型浮雕使大幅墙面增添风韵。他的渲染，水墨清澈，偶用水彩，则色泽雅淡，明净脱俗。

除建筑设计外，思成兄对建筑史及古典装饰饶有兴趣，课余常在图书馆翻资料、作笔记、临插图，在掩卷之余，发思古之情。宾校的博物馆与建筑系大楼近在咫尺，规模不大，但名闻遐迩，藏有我国古代铜、陶、瓷等文物；其中最令人感叹的是唐太宗陵墓的“六骏”之一，竟被盗卖而存于异邦的博物馆。思成兄、徽因与我每往必对这一浑厚雄壮的浮雕凝视默赏。思成兄本人又常徘徊于佛像与汉唐冥器之间。考古已开始从喜爱逐渐成为他致志的方向。他对我国雕塑的鉴赏力是以后对石窟的壁画、造像、寺院的佛像等经过长期的考察、研究、鉴别而不断加强成为专家的。1947 年他从耶鲁大学讲学返国时，曾言在考虑撰写中国雕塑史，惜终未如愿以偿。由于钦佩他在这方面的知识深邃，在他 50 岁时我曾以隋代造像为赠。

1928 年思成兄与徽因姊在加拿大结婚，游历欧洲返国后，即在东北大学创立建筑系，思成兄任系主任，徽因姊为教授。1929 年我亦应邀任教，蔡方荫、童寓亦相继来建筑系执教。同年成立梁、林、

陈、蔡（方荫）营造事务所，曾设计吉林大学总体及教学楼宿舍等工程。当时思成兄力主建筑形式要具有民族特色，但不应复古。吉林大学即以此创作原则尝试设计的。思成兄与徽因姊由于久已致志于古建筑研究，1931 年夏决定应朱桂老（启钐，字桂莘，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之聘赴北平参加中国营造学社，翌年刘士能兄亦被聘入社，即此开拓了我国古代建筑实测的道路，边测绘、研究，边考证、整理，对照有关法式、则例作比较，作论证，正如思成兄所说的，“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应县木塔发现后，他心情振奋，驰函来告，后以渲染图的巨幅照片赠我留念，至今仍为我所珍藏。梁刘两兄在研究古建筑的漫长过程中，以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精神，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使中国古代建筑这一瑰宝，拂去尘埃，重放异彩于世界文化之林”（见《梁思成文集》中吴良镛、刘小石所作序）。在这一卓越的业绩中，徽因姊亦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解放以后，思成兄除继续在他所创建的清华建筑系任主任外，又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一片赤诚地为新中国的建设身体力行，出谋献策，特别对首都的城市性质，发展方向，规划原则，旧城改造，古迹保护等提出了极其宝贵的独特的意见。可惜他的保存城墙城楼的迫切呼吁未能见效，使世界上保存得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从此消失。吴良镛、刘小石两位在《梁思成文集》序言中对思成兄的杰出业绩作了全面的概括，精辟的论述，高度的评价，非拙笔可再阐扬。我认为思成兄所主持的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与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的设计，堪列为他在解放后建筑创作的重要成就。惜鉴真纪念堂建成时，思成兄已于六年前与世长辞，不能与我们共赏他的高超匠心与精湛技艺。

追溯到抗战时期，我不得不对思成兄、徽因姊住李庄时，在经济窘困，重病缠身的处境下所表现的献身精神，惊人毅力，表示无限的钦佩。李庄是一个“四无”的小村镇，无医院，无药店，无电灯，无营养品。思成兄当时除脊椎软骨硬化（1947 年才从美国穿铁马甲回国）外，又患颈椎灰质化，徽因姊则肺病复发，经友人难得辗转带来的奶粉（徽因姊称之为

“金粉”)迅即告尽。他俩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下,顽强地战斗在建筑考古的阵地上,在两三枝灯草的菜油灯(当地无煤油供应)下,深夜阅读、写作。20年前买的英文打字机色带用尽,思成兄亲自调制墨汁,涂在旧带上继续使用。他脊髓神经作痛,在写作绘图时必需以小花瓶撑住下颌,才能伏案工作。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就在他心力交瘁的情况下,由徽因姊悉心协助最后脱稿。此书是他呕心沥血十余年的结晶,书中所附的210余张图纸和照片曾由他1947年在美讲学归来前留交费正清夫人^①设法在美出版。

这一著作在1984年问世后在美国得到极高的评价。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文化史教授莫特(Frederick W. Mote)、华盛顿费利尔美术博物馆馆长劳敦(Thomas Lawton)、哈佛大学的东方美术教授雷尔(Max Loehr)等专家对这一名著表示了高度的赞赏,称之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做出了最宝贵的贡献”,“不仅是对中国的叙述,而是可能成为有重

要影响的历史性文献”。麻省理工学院的出版社亦因此获得1984年全美最优秀出版物的荣誉。这一名著是中国建筑学家第一次以英文撰写的具有权威性的中国建筑简史。它以近代的建筑表现方式,分析了中国建筑结构的基本体系及其各类部件的名称、功能与特点,叙述了不同时代的演变,阐明了主要建筑的类别,图文并茂,相互印证,深入浅出地作出系统性的论述,使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思成兄的杰出贡献岂止上述数端。他于1972年谢世后,我时复怀念,追忆往事,情不能已,而每念及思成兄,亦必忆及徽因姊。今年^②是她的82诞辰,在思成兄的业绩中,无不渗透她的毕生辛劳。无论考察的长途跋涉,工作的探讨,文章的切磋,天生伉俪,甘苦与共。他两位对事业的忠诚与献身的精神,感人至深。徽因姊晚年长期卧病,犹以坚韧的毅力为建筑事业奋斗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她离世比思成兄早17年,但他两位的业绩当与日月共辉,永传不朽。

① 即费慰梅女士

② 即1986年

在清华建筑学院的五十春秋

吴良镛



1993年10月，吴良镛获联合国颁发的世界人居奖，右为联大主席S.R. 英萨那利

这是一篇仅就个人经历从一个侧面记录清华建筑系的缘起、发展、挫折，再发展的简要过程并申述对未来的展望，用以纪念建院50周年。

一、建系前的酝酿

1944年初，我在大学毕业前写了一篇论文“释阙”刊登在班办的刊物上，文章发表后，传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的手中，得到他们的欣赏。梁先生就托人打听我的下落，希望我能到他那里去工作。

吴良镛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946年来校任教

1945年晚春，当我从云南回到重庆时，卢绳先生转述梁先生召我之事，并说梁正在重庆，望我去他的住处（中央研究院“聚兴村”）一见。这时梁先生正担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之职，他叫我去帮忙编辑文物目录和绘图。我见到梁先生第一印象是他是这样年青，但身体非常孱弱，人很和蔼可亲，正在伏案研读沙里宁的书《论城市》。

此后，我就在梁先生的工作室里工作。绘图劳作之余，我们谈的话题主要都是关于战后重建的事。梁先生也谈到当时的中国建筑教育思想太保守，他用 conservative 这个字眼，认为缺乏活力，需要吸取西方建筑与城市建设的新的思潮。现在就要着手“战后复兴”计划，但我国人才缺少。这时梁先生的美国友人通过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重庆访问之便，带给他一批书，对他的建筑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至于要在抗日战争未结束前就希望筹办建筑系，这事梁先生并未和我说起，这是晚在80年代，才从清华档案中查明就在这时候（1945年3月9日），梁先生就已经写信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建议在清华工学院办建筑系将来发展为建筑学院。我在梁处工作到8月15日日本投降而结束，同年，约1945年10月后，梁先生写信给我再次召我前往他住处，我第一次见到躺在病榻上的林徽因先生，他们兴奋地告诉我说，梅校长已经批准同意办建筑系，征求我意见是否愿意参加建系工作。我立即欣然同意。梁先生还透露了他准备到欧美去考察的计划，1946年初，我在南京就收到清华大学工学院施嘉炀院长发来的聘书。

由此,开始结下了我与清华建筑学院至今 50 年的情缘。

二、清华建筑系的创建

1946 年夏,梁先生启程赴美之际曾来南京找我未遇。留条嘱我即赴上海找他议事。我立即在上海陈植先生的家中见到梁先生,共赴清华同学会当时迁校办事处,他对我交代了有关课程安排事宜,而后就赴美。不久,我就作为西南联大复员最后一批学生的领队人之一,搭上开滦煤矿的运煤空船,通过海路到达秦皇岛转北京。

我到校时已是十月,立即投入建系工作,一切从零开始。学生仅 15 位,教室安排在清华旧水利馆楼上。系主任由当时的土木系吴柳生教授代理,但关键的事都是林徽因先生在病榻上操心,我为学生上了第一课“建筑三原则——广义的住与狭意的住”,这时除教学备课外,我主要从事系的基本建设,委托北平美专翻制石膏像,添置画架,购置图书,建立图书室等等。有时利用下午 4 时后梁家茶叙时间,到梁先生住所谈系里的事情。我能在林先生生命的最后 10 年里(从 1945 年晤面到 1955 年)有她对我的学习与工作进行指点,这是我毕生幸事之一,对我的教育和影响很大。清华园里其他一些大师、学者云集,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使我仿佛步入了一个学术殿堂的门厅里,这里四通八达,各方向均可登堂入室,由此萌生了“建筑教育将是我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清华园就是我的归宿”的信念。

我来清华对我人生起影响的另一件大事是我接触进步思想,1946 年参加“一二·一”纪念晚会,非常震惊,我如大梦初醒,开始认识到旧政权的腐败,这是我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从同情革命,中间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开始走向革命道路。

清华建筑系最初教师队伍的构成一是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人员,如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等。二是刚毕业于中大、重大的青年教师,如胡允敬、汪国瑜、朱畅中、程应铨等。其他尚有李宗津先生等。梁先生第一年虽然不在国内,但是从林先生处不时传来了他在美国令人兴奋的消息,活跃在美国建筑和城市规划学

术领域的第一线,并担任了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的中国代表,与当时世界建筑大师交游。1947 年梁先生暑期回国后,很快就成为清华园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

1947~1948 年间,梁先生除了在建系开设中国建筑史、西方建筑史、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一系列课程外,还应邀在清华园里作了不少的讲座,传播新的建筑学术思想和观念,例如,在北大建筑系的联欢会上,梁发表演讲,反对学院派建筑的陈腐教条。他在清华发表“理工与人文”的演说,批判了纯技术主义的“半个人”的世界,批判由于不懂人文的危害,如对文物的破坏,强调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互相结合;他提出了“住者有其房”的思想,并进一步发表“体形环境论”(physical environment)。梁先生指出:建筑学的工作对象,不应仅仅是孤立的单幢房子,而是包括一盏灯、一组家具、一个房间、一幢房屋、一群建筑以及整个市镇的大小环境,这些对象都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并且都是有体有形的,故称之为“体形环境”;关于文物保护问题,他曾与朱自清“论战”,大力宣传和推进保护北京的古代文物建筑的重要性等等。梁先生是以一种新的思想面貌来筹建和发展清华建筑系的,为系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学术思想也异常活跃,成就辉煌。我认为从梁先生一生的经历来看,青年时代赴美留学、游学欧洲是他的学术准备时期,后以极大的毅力开拓古建筑研究,是他学术创造的第一高峰。抗日胜利前夕,他的新建筑思想的酝酿,及此后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是他的第二个高峰。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办,堪称为他的事业的第二个里程碑,这对于中国建筑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1947 年梁先生自美返国后,就任命我为系秘书。1948 年 5 月间,在一次系务会议之后,梁先生要我留下来,告诉我,他访美时,即已注意到沙里宁所创办的匡溪艺术学院,“这个地方最适合你去”,“沙师已近八旬的人了,要跟他学就要赶快”,随即把他带回来的入学申请表格及他写的推荐信交给我。这封信写得很认真,林徽因先生还加以删改。我得此学习机会,自然很高兴,不久就得到该校的奖学金与入学通知书,办妥了手续成行。

三、迎接新中国的黎明

1948年后,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北京城里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

1948~1949年间,整个清华园的工作重心是迎接解放,梁先生也曾经设想和助手着手翻译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文化》著作(未能进行下去)。随后整理中国文物保护目录等。

北京解放后,梁先生率领清华建筑系的师生,以极大的工作热情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这时系里已是轰轰烈烈,修理怀仁堂、设计国徽、进行北京新市区的规划等等,充满了建设新中国的青春活力。同时,他将建筑系改名为“营建系”。我的理解这可能是取《诗经》中“经之营之”的意思,表明这个系不仅要重视单体建筑的设计,还要重视建筑群组乃至整个市镇环境的规划和经营,因而赋予了建筑学以更为广阔的意义和任务。

1950年夏,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写信至美国,嘱我回国参加工作。这时清华园内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仿佛又映在眼前“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的歌声,又响彻耳际。我毅然辞去沙里宁事务所设计师和在劳伦斯理工大学教学的工作,取消了打算去欧洲的计划,于1950年底回到了北京,重返阔别了两年的浩浩荡荡的行列中。我回国后第一次参加系的活动是在梁先生家,一切是如此的新鲜,会议结束,梁先生以发自肺腑的声音带领我们高呼口号,客厅里余音回荡,这种高昂的革命激情深深地感动了我,此情此景如在昨日。

四、营建系阶段的探索

从1946年建筑系的成立,到1951年建系5周年的校庆,这是清华建筑系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时系的队伍大大地扩大了,周卜颐自美归国,郑孝夔、张昌龄、高庄、李斛、常沙娜来系。第一班适时毕业,参加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行列。当时系不断得到发展,与梁思成写给梅贻琦信中办系设想逐步接近,并有所丰富(那时他就说,“哈佛、麻工、哥

伦比亚等均有独立之建筑学院,内分建筑、建筑工程、都市计划、庭园、户内装饰等系,为适应将来广大之需求,建筑学院之设立有其必要”)。系里设有建筑组、市镇组、工艺美术组、造园组和建筑服务部。此外,营建系还和社会系、哲学系合办了一个“清华文物馆”,梁先生亲任馆长,藏有不少青铜器、书画、工艺美术、民俗文物的精品。我与程应铨筹建市镇组,“造园组”是我和北京农业大学的汪菊渊教授共同倡议由两校合作筹办的。这时建筑系实际上已构成了一个多学科、多专业的建筑学院雏形。汇聚了一批学者和专家,包括建筑、城市规划、美术、哲学、历史、地理、工艺美术、造园学家等等(这时候侯仁之先生来系兼课,讲授历史地理基础,陈占祥先生讲授城市规划),大家意气风发,在环绕建筑学的各个领域里,都进行了卓有建树的探索和创造,如在梁先生领导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在林徽因先生推动下的北京特种工艺美术景泰蓝新图案设计,国徽的设计竞赛已结束,高庄先生还在精雕细刻地琢磨不已,市镇组进行北京市总体规划设想等。清华大学从解放后起,在梁思成先生引导下即与北京市规划建设结下不解之缘,陆续为首都建设做出贡献。从1951年起,我也受聘于北京市人民政府任都市计划委员会顾问。这时营建系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为建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院系调整后的新起点

1952年,根据教育部的统一规定,全国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从此建筑学带来了下列的重大变化。

第一,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建筑系与清华营建系合并,再次改名为建筑系,张守仪、王炜钰、宋泊、华宜玉等来系任教,后来北京建专亦并入清华,戴志昂、关广志来校任教,不久辜传海自英返国,吴冠中等自美院来校任教,师资力量与水平进一步得到壮大,人才齐全,学术思想更得到丰富。此时,我被任命为副系主任,自惭浅陋,勉为其难,协助梁先生工作,李德耀任党支部书记,黄报青任系秘书,其他一些教授副教授等等分别安排教研组主任等重任。此后师资队伍陆续有所壮大,1956年我得到学校同意曾亲赴大

连敦请汪坦教授来系任副系主任。

第二,专业教研组体制的建立,院系调整后的清华建筑系,为适应大规模建设的需要,成立了三个“专门化”,即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城市规划,另与农大继续合办造园专业;同时设置了六个教研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工业建筑与构造、建筑历史与理论、美术、造园(1954年因教育部根据苏联造园教学计划,基础为生物学科应属林学院,该专业在二年后转回农学院,后转入林学院,前几年建筑课程仍由我系负担)。由于专业的扩展和招生数量的增多,清华建筑系比较好地适应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期内,扩大了图书室(毕树棠先生主其事),还成立系资料室,建筑物理实验室,在比较高的起点上进行了建筑系的基础建设,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第三,注意发挥老教师的作用,例如成立中国建筑编纂委员会(尽管这项工作因“复古主义”思想批判而中止,但取得不少开创性成果,如刘致平教授《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一书即成稿于此时,赵正之教授的元大都研究提出的新观点,为后来考古界所证实)。

第四,在此阶段,青年教师的培养得到了极大的重视。为了适应教育的发展,当时一批研究生立即就纳入教师行列加以培养。加上前苏联专家的帮助(第一位来清华建筑系的前苏联专家阿舍普可夫,是位建筑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后来构造专家伊里绰夫、城市规划专家阿凡钦柯陆续到校开设讲座,校长蒋南翔、陈舜瑶特来听课),使得一大批青年教师能兼得较为扎实的基本功教育,“联系实际的工程训练”,他们迅速地得到锻炼和成长,逐步成为系里教学科研及各项工作的骨干。

第五,一套教学体系与制度在探索中逐步建立,如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制订、教材的编写等逐步充实,有了稳定的教学秩序,教学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全国建筑系第一次修订教学计划的会议就在清华召开。童寓、徐中、冯纪忠、叶仲玑等教授出席了会议。讨论非常热烈,会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如收、放之争,后来仍不时论及。这个会得到领导的重视,城市建设部万里部长来校出席代表座谈并宴请。

第六,当时系的工作重心放在教学秩序的建立,显然参与实践的机会少了,遇到类似建校的机会只能有少数人参加,大部分教师不能参加实践,不无遗憾。我曾向教育部和在1956年2月全国基本建设会议上提出,呼吁建筑院校也要象医科大学办附属医院一样,必须要有自己的设计院,这个意见渐得有关方面理解。

六、向国庆10周年“献礼”

为迎接1959年的国庆10周年大庆,清华建筑系的全体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国家一批重点项目的建设工程。象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国家歌剧院、解放军剧院、中国科技馆的设计等等。并参与了河北、山西等省市的城市规划工作,首都长安街规划工作,以及诸多村镇的建设等,后来又从事学校主楼的建设等等。在工作过程中老、中、青年教师密切结合,日夜奋战,成绩斐然。我们的工作得到周恩来总理及北京市领导的关心,关键时刻,例如关于国家剧院规模上的争论,周总理不仅派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同志深夜来了解情况,第二天即由刘小石同志带去收集的资料在国务院直接向总理汇报,并不止一次听取我系师生方案介绍作出指示。如选择人大大会堂柱头方案及饰面材料,周总理说:“我们要听听青年们的意见”,指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同志专门邀约清华师生数十人去现场提供意见。为了国庆工程问题,我们开展了科研工作,如赴欧洲调研,编印国外国内剧场研究等,后来由于计划紧缩,国家剧院与科技馆,解放军剧院决定缓建。经过一个时期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逐步建立新的正常教学秩序,创建了一套“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教育体制与方法。这既是清华建筑教育的一个发展,也是中国建筑教育值得发扬的特色之一。在此基础上,1959年成立了清华大学土木建筑设计院,隶属于系内。

向国庆10周年献礼工程等的建筑设计成就,是对清华建筑系教学与科研水平的一次大检阅、大促进,也从另一个方面肯定办系的方向以及基本的教育体制,直到今天,清华建筑系一直是沿着“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方针组织教学的,